



蛋炒饭

□佚名

有一次,问一位亲戚家的女儿会不会做饭,她笑着说:会蛋炒饭。

一般人认为,蛋炒饭操作简单,没什么技术含量。其实看似普通的事情,做好也不容易。美食家唐鲁孙家从前招厨子,考试题目就是做一碗蛋炒饭,厨子手艺如何,全在这一碗饭里。

小时候农村物质条件贫乏,吃蛋炒饭是一件奢侈的事,至今记忆犹新。柴火烧烤着铁锅,母亲放半勺猪油下锅,随之磕一个鸡蛋搅碎,动作利索地再倒上剩饭,用锅铲反复地翻炒,待饭粒炒至油滑晶亮、“乒乓作响”时,一碗香气缭绕的蛋炒饭就算炒好了。盛一碗来吃,油滋滋、香喷喷,让人回味无穷。

我一直偏爱这种猪油蛋炒饭,上好的猪油色泽洁白光滑润,有作家考据说,女人“肤如凝脂”,这个凝脂,指的就是猪油。老饕蔡澜风格狂野,他认为蛋炒饭的秘方就是猛放猪油。“猪油一爆,锅一热,米粒就一颗一颗跳起来,这时候再打个鸡蛋,捣鼓几下,每一粒米都变成漂亮的金黄色”。

文人胡适夸赞自家夫人江冬秀烹制的蛋炒饭堪称一流,黄澄澄的饭,蛋香浓郁却不见蛋。梁实秋自告奋勇地说出了诀窍:先将蛋黄打入米饭中进行搅拌,这蛋的滋味全部揉和在饭中了,再炒。胡太太的这一路做法,就是通常所说的“金包银”。米饭粒粒分明、一盘金黄,原汁原味,吃起来鲜嫩滑爽。

陶方宣在《张爱玲美食》这本书中说张爱玲特别喜欢吃蛋炒饭。张的好友苏青对蛋炒饭也极喜欢,有一次,胡兰成托她求见张爱玲,苏青就带他到弄堂口吃了一碗蛋炒饭,回头还不忘叮嘱一句:“张爱玲不见人的。”

风流才子胡兰成总能让很多女人为之倾心,一顿饭可以用蛋炒饭打发,但从长久的交游来看,却是无法如此轻易打发他的。

蛋炒饭历史悠久,在马王堆出土的竹筒中,记有“卵稚”一款,也就是黏米饭加蛋。蛋炒饭的烹制丰简由人。闲时可精雕细琢,在炒饭里加入虾仁、青豆、香肠等,倚红偎绿,看着就是一种享受;忙的时候可以只剩饭和上鸡蛋用大火热油,急攻快炒。可以下些许细盐,如有一碟泡菜,不下盐,原香更好。

想想,蛋炒饭最妥帖最细致的还是那怡人滋味。生活中,很多日子就像一盘淡而无味的冷硬剩饭,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心去烹饪,将平常的日子咀嚼出活色生香的美味来。

炊烟远去

□田玉杰

新居覆盖了遗址
田野凋零了记忆
任凭远山呼唤
炊烟也成为历史远去
错觉中看见牧童和牛背
悠悠地交织在黄昏里

一支横笛
笛音如炊烟袅袅
风雨与欢乐
和童年做着游戏
岁月静好无语
那相思的弧线去了哪里

旋柿饼

□王政

深秋时节,山坡下的村子里,漫山遍野红灯笼般挂满枝头的柿子,无疑也是乡村里一幅壮观的丰收景象。而把浓浓的农家生活气息和这个景象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,莫过于家院子、屋檐下那一串串、一片片火红的柿饼了。

柿饼,其实就是柿子去了皮做成的果脯。给柿子去皮不叫“削柿饼”,而叫“旋柿饼”,与去皮的办法有关。在我们家乡,旋柿饼有一种专用工具,人们叫“柿饼床子”,跟工厂里造机器配件的设备叫“车床”意思差不多。

柿子红了,地里的庄稼也熟了。忙着收获秋粮的人们白天叨空把柿子摘回来,晚上闲了的时候旋柿饼。旋柿饼虽然不算什么技术活,但手艺上也有高下之分,而且一个村里也就只有那么几个柿饼床子,有柿饼床子的人家旋柿饼的手艺自然老练一些,就是村里旋柿饼的“把式”。谁家要旋柿饼就需请一位“把式”帮忙,白天在地下干活的路路上碰见了打个招呼,约好时间,晚上再去请。都是乡里乡亲的,有的“把式”忙完了自家的活,不请自来,就跟平日里串门子一样,主家自然要烧茶置酒招待一番。秋夜的乡村一片寂静,只有墙角的几只蝈蝈在不知疲倦地鸣唱。旋柿饼的“把式”手里忙活着,嘴上也不闲,和旁边帮忙的男主人扯着闲话,时不时地也把在灶房里忙活的女主人扯进来,说村里的碎事,谈田间的农事趣味。朗朗的说笑声像旋出的柿皮一样,从柿饼刀下源源不断地冒出来,和屋子里淡淡的烟火香味融合着、弥漫着,从窗子里、门缝里涌溢出来,弥散在秋夜的月色里,让秋夜的农家小院少了一份忙碌辛劳,多了一些恬淡和轻松。

次日一早,太阳还没有爬上村后的山头,红红的柿饼就火一样在院子里升腾起一堆堆的烈焰和霞光。村子周围的沟崖和埝畔上生长着一种灌木,一簇一簇的,细长的枝杆上从根部到末梢大致均匀地垂直生长着两三厘米长的刺,村人形象地取名“对条刺”。细心的人家割一些对条刺回来,把柿饼一个一个扎在这些刺上,然后一根一根系挂在屋檐底下,既可以使光照充足,又省去了晴天晾晒雨天收回的麻烦。而成堆的柿子皮就像晾衣服一样,搭在架在院墙或树杈上的竹竿上,长长短短如节日里一排正在燃放鞭炮。让秋日的农家院落就更像秋天了。

晒上十天半月甚至更长的日子,柿饼晒好了,柿皮也晒干了。把柿饼收起来放在大竹笼或竹筛子里,上面覆上晒干的柿皮,捂严密封,等到霜降时分,柿饼上就生出一层薄薄的白色的粉,用舌一舔,甜丝丝的,是为“出霜”。柿饼的好与不好除了晾晒期间防止阴雨发霉,关键就在出霜。以前,人们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,旋的柿饼都舍不得自己吃,而是拿到集市上换些油盐钱,最多留下一些放在过年时候拿出来当点心,招呼走访的亲友。亲戚捏起一枚柿饼,先在手转过来看一圈,说“你这柿饼霜出得好!”便是令主人心里比柿饼还甜的赞美。

播洒阳光的老人

□冉庆亮

国庆节放假,我突发奇想,决定去寻找美丽的乡村最美的人。这天上午,误打蒙撞,我走进了崔寨镇的南郭庄,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,徜徉于宽阔的村街深深小巷,一排排砖石瓦房频频招手,果树挂枝头,红的苹果青黄柿绽放着笑脸,院墙上,一嘟噜一串的紫扁豆呱呱鼓掌,门楼边,五彩缤纷的秋菊边播洒芬芳边翩翩起舞,满村的杨柳桐槐和凤高唱,醉眼迷离的我还是“拍”下了最壮美的镜头:“南郭书屋·山东十大书香人家”。

进得厅堂,满屋的书籍,一橱一橱像一堵堵的墙,借阅书籍的读者,赶集似的熙熙攘攘。

我走近一位矗立于一角整理艳红荣誉证书的老者,询问这里的主人,年近九旬的他,笑微微伸手指点:“哦,你找孙云峻呀,他是我一个远房弟弟,喏,那边那个为读者找书,70来岁的就是,别看他患心脏病、腰间盘突出等多种疾病,但对每一位读者可负责哩!”

我目光投过去,但见孙云峻老人面对几位读者,大声询问着他们的近况和职业,从读者爱好、实用出发热情为他们荐书,经同意后接着为他们找书。

那位年近九旬的老人,见我站愣在那里,遂麻利地挪了对面椅子上的书给我腾坐。不容我插话,便如数家珍拉起了孙云峻的嗜书故事。

原来,孙云峻从小就是个虔诚的“书虫”。上世纪60年代初,饿了常常以盐水充饥,他却拿母亲给的买盐的两元钱买了《忆亡友鲁迅印象记》、《铁流》两本书,躺卧于半路的阳光下醉读起来。

他高中毕业后,因是高材生,有两三个轻松薪高岗位供他选择,最低的月工资也37.5元。而他却提出去当每月只有5元补贴的民办教师。虽然教小学,也几近义务工,他却想教得最好,于是便四处借书再“充电”,常常骑辆破自行车,到30公里外的山东大学图书馆借书读。渴了就喝口凉水,饿了啃几口自带的“糠菜粿”。

一批批优秀学生的连连升

级,将他带进了干部、公办教师行列。工资虽然高了,他却因买书常常吃“探头粮”。为了多买书,孙云峻节衣缩食,甚至在一夜之间戒掉了20年的烟瘾。在学校舍不得买一份好菜,几年舍不得添置一件新衣,脚上穿的鞋子大多是捡的别人的。渐渐老了,却仍“执迷不悟”,我行我素,一身穷酸打扮与干部教师的身份极不相称。但对于买书,他却出手大方,毫不吝啬。慢慢地,他的书越积越多,几十年下来,藏书已达两万多册。

“富豪钱再多,如果没有造福社会,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;藏书再多,如果不与人共享,那也只是一堆废纸。”送走一批借书“客人”的孙云峻说,2005年退休后,他就办起了“南郭书屋”。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,他荐书并陪读,赔上烟茶,对远道读者还管饭。

他向外借书,手续很简单,只需做个登记,不收分文。后来,干脆也不登记了。

重阳节前的一天下午,我去崔寨镇找一位文友,行至青宁村口,就见一位老人正向人们分发书籍。我打眼一看,有文学的、法律的,更多的是《蔬菜栽培》、《畜禽养殖知识》等。但见他一面分发,一面介绍着书中要点。他不经意间瞄向我,微微一笑了一下。

“啊,这不正是孙云峻老人吗?”一位热情的中年汉子对我说,这个浑身病的孙大叔就是个无底洞的药罐子,却宁停药也要买书,买了书却捐给群众,据说有2000多人得到了他的书。说着说着,这位汉子眼里竟涌满了泪水。

原来,他是孙云峻邻村的一位葡萄种植专业户,开始收益甚微,孙云峻就给他送去了《葡萄栽培》一书,还抓了园艺专业毕业的大儿子孙永浩的公差。通过手把手传授葡萄栽培和育苗技术,使这位汉子的1亩葡萄和2亩葡萄苗年纯收入达到10多万元。

有格言说,书是爱的阳光,能照亮人生道路。那么,孙云峻不正是一位无私奉献,收集阳光,播洒阳光的老人吗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热爱生活传播爱,那我们还有什么不快乐的呢?